

说文释例

一
函
四
册
函

說文釋例卷十七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六七篇

木下云從中非也必從其義乃可云從中與木之上半形相似耳以木從艸於義何居木固全體象形字也一象榦上揚者枝葉下注者根株祇統言象形可矣分疏則謬

梅下云可食者區別之詞也後文某字乃是今之梅子而爾雅則無某字第曰梅枏故郭氏忽之注曰似杏實酢直如今語惟陸璣疏與許同意陸曰梅子青不可食枏子赤者材堅白者材脆未言其可食與否知梅枏一類二種以材爲用非果品也當許君時梅某蓋已混淆故別之曰可者僅詞也若某字則直說之曰酸果矣

柔下云讀若杼故大徐引唐韻直呂切段氏乃以玉篇時渚切爲是則是許君非也段氏講古音何乃泥今音邪

樵下云酸小棗段氏疑之不知酸棗分大小亦分甘酢特較小爲大不與棗爭大也其木則有極大者

段氏祇見楓香故說楓字未確北方之楓木其實類樗但兩兩相對而生俗以形似呼爲燕子南方之楓香木其葉似楓而實如栗房焚

之有香氣非一物也。如或楓人卽楓香則不當反遺北方之楓也。倉頡籀斯皆生北方。苟非橘柚錫貢將儕於荔枝龍眼不爲之專製字矣。況無大用如楓者乎。

榆下云榆白粉。粉下云榆也。陳風傳粉白榆也。疏引孫叔然曰榆白者名粉。許君榆下說似爲粉作注。乃粉下不云白榆也。則又似謂榆爲白粉者何也。下文梗下云山粉榆有東莢可爲蕪荑者。孫本荑作夷。釋木無姑其實夷似與此相當。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本草綱目蕪荑下李時珍引說文曰梗山粉榆也有刺實爲蕪荑其上文云梗名扁故此引梗以實之。非字誤然梗字可無梗字見詩不可無也。李氏又引楊蒲柳也其訓甚雅惟李乃明人何以所見說文與今不同。然其所引來下之一來二車甚可信也。

枚下云榦也可爲杖。從木從攴。詩曰施于條枚。案此凡兩義云可爲杖者是禹貢枕榦栝柏之榦。傳曰榦栝也。疏曰栝木惟用爲弓榦。故舉其用也。筠因今人以栝爲馬策。而左傳云以枚數闔枚以策馬。故從攴也。知此義以榦爲栝也許君引詩則枝榦之榦玉篇枚箇也。箇數之一枚也。木必一榦而后枝分焉。詩伐其條枚傳榦曰枚是也。然

榦取諸弓。非柘之別名。故不列。枚於柘字後。又非築牆端木之本義。故亦不使與榦篆相儷也。小徐本可爲杖句在從木支之下。蓋疑榦爲杖。餘無不可爲。不特可爲杖。故逆之也。○枚字說解甚可疑。說曰榦也。將依僞孔傳榦柘也。說之則與可爲杖句連貫矣。然自本至條。凡十三字。皆指木之一端而言。而枚承其下。不應是木名。乃十三字中有榦字。固木名也。將無兩字本在前。脫誤在此邪。將依毛傳榦曰枚。說之則榦卽本也。與十三字一例矣。而可爲杖句不應承其下。將依小徐本。以可爲杖。迺置從木支之下。則從木支會意。何以得榦也之義乎。姑獻其疑。以俟君子。

柝下引詩曰桃之夭夭。桃小徐本。此下又引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

棘心。天天。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扶杖。此訓詩之詞。凡廿五字。兩引詩曰。

非屬詞之體。蓋兩本不同。擬拾爲一大徐用其一本。故無凱風也。且

引詩作天天。釋詩反作扶杖。皆足證段氏之說之精。惜未列二徐異

處。而輒加辨正。令人猝不可解耳。所以天天爲少盛兒者。夭者屈也。

白樂天詩借爲昌字用之。馬瑞審訓不正。俗作至。蓋於字形得意。木之嫩枝荏苒。故

多夭屈矣。

樹下云木也。段氏曰未詳。案此木吾鄉多有。用亦甚廣。葉似槐而微尖。叢生作長條。冬斷其條。置害中以土埋之。至春截之。則茂。當春斷

而栽者不及也。一二年者，中爲筐籠之屬，大一扼而短者，中爲田器之柄，長者爲槍柄，其質堅而性柔，攢竹者不如也。

樛柎二字，段氏依韻會所引，合併其說解，而刪樛字。嚴氏曰：詩樛木釋文引韓詩作柎，引說文云：木高，不云下曲，則六朝舊本分樛柎爲二篆韻會非。筠案：毛詩有樛無柎，爾雅柎者聊，下句曰柎，而無樛，廣韻十八尤收柎字，云：高木，廿幽分收樛柎，各引說文集韻十八尤合爲一。廿幽分爲二，渠幽切，內又收柎，云：木下曲。玉篇亦合爲一，竊意樛字果係後人羈入，則何不依仿以爲言？如說爲要之今字而說曰順也而割一句爲二，且樛木傳：木下曲曰樛，不言高，蓋下曲爲葛藟累之所由，無取乎高也。蓋許君宗毛，樛下云：下句曰樛者，取余足以說詩，謂詩及余足皆當作樛，不當依韓詩作柎也。卽繼之以柎字，而說之曰：高木，謂柎字之訓，自指謂木之高者，於下句無涉。今余足下句曰柎，則同聲假借也。樛下云：一曰犁上曲，木犁，韓茂堂据集韻類篇無犁，韓字欲刪之，是也。廣韻亦無之，玉篇則曰：犁，韓頭也。從知二字爲後人加注，謂樛一名犁，韓也。茂堂謂卽耒耑非也。上文耒耑也，以金爲之，故有重文。鈴，樛則以木爲之，犁無韓，樓乃有韓，古無樓字，蓋通謂之犁，故曰犁韓也。樛下云：樓樓也，是卽樓也。

檣下云杙檣而杙字繼其下則曰木也案本部木名至櫟而止以後皆本根枝葉之類自柳以下則器用矣杙字上下凡十六字皆田器安得以木名廁其閒玉篇檣字次第與說文相當而杙字則在前文桔柣二字之閒蓋後人因杙檣之說妄造於此
榑下云瑚榑也謬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瑚殷之六瑚二器制自二代安得混而爲一禮記釋文連本又作連論語釋文無說然則榑其本字連則省借字榑則涉瑚而從玉也卽曰鄭君不聞其制蓋許君亦不聞遂連言瑚以定之然獨不可曰夏后氏宗廟黍稷之器乎
榑下云機持縉者玉篇縉譌繪段氏遂欲改縉爲會而引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相也以明之案此語自是綜於榑無涉也說文綜機縷也玉篇曰持絲交二說相成綜以縷爲之持絲之交忽上忽下故曰出入不絕也滕卽詩杼柚之柚釋文云或作軸吾鄉猶沿此稱矣其持經也使絲不亂也綜之持經也則分經爲二使絲相交也設不交則何以含緯乎止部窋下云機下足所履者卽所以抑揚此綜也織旣成縉則滕去身遠不便於織矣故有榑以卷之小徐曰榑卽軸者今人亦呼持縉之木爲軸與持經之軸同名然榑以圓木爲之兩端多爲通孔卷縉之後以直木轄孔中使之不動滕則以竹爲之而

木爲匡名同而形固不同案滕以轄制爲用榱以旋轉爲用各與車軸相似故均得軸名也總此諸器而論榱最與織工近滕在外綜又在外韋在下而上與綜相直也

柎下云闌足也段氏疑闌當依韻會作鄂案韻會自依常棣爲說許以樂柎枹控柎類列皆樂事也闌下云門遮也闌下云闌也橫下云闌木也則闌者以橫木限之之名也虞下云鐘鼓之柎也考工記梓人爲筍虞以羸屬爲鐘虞以羽屬爲磬虞鄭注橫曰筍植曰虞統言之也許以虞爲柎析言之也虞祇是直木別刻木爲鳥獸之形以承之其形必大於植而後植之立者不搖是之謂遮闌其足矣足者植之本也今日壇廟中樂虞爲白鵠以承之知古者亦然

枹下云擊鼓杖也雖不定其爲原文與否然文義自通段氏改杖爲枹而又不刪擊字何其不通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說文梓鼓枹也西征賦注引說文枹鼓椎也卽改之曰擊鼓椎也亦通若鼗鼓有柄榼鼓亦可強謂之柄然豈所以擊鼓乎凡段氏所引考之原書多不符

王篇枹鼓槌也

枹下云樂木空也當作控樂也與控下云枹樂也轉注今本乃分控爲木空而又迨樂在上也案枹樂控樂似非屬詞之體然瑟下云庖

犧所作弦樂也。簫下云：參差管樂。筑下云：似箏。五弦之樂也。箏下云：五弦竹身樂也。是凡樂器許君多謂之樂者。嚴氏據毛傳：柷木控也。謂此當作樂木控也。似與許君語例不符。

橋下云：水梁也。梁下云：水橋也。案橋之見於經者：士昏禮：筭緇被纁裏加于橋。鄭注：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橋井上桔槔。知古人未嘗以橋爲梁。而經凡言梁者，或謂屋梁，或謂魚梁，又不第橋梁也。呼梁爲橋，蓋始於漢。許君說橋則弃古義而用今義。說梁又甚狹。夫梁既入木部，則屋梁當爲正義，而凡梁皆統之矣。王煦曰：水部。泐廣韻集韻並音商。以此知其當作泐梁。梁皆當從泐聲，是也不必從水，乃爲水橋也。蓋以事勢緩急揣之。當先有屋梁，而後有橋。屋梁架空而過，而橋梁之制相似，因取其名矣。許君誤也。然橋水梁也。梁水橋也。文法鄙拙，蓋後人所改。玉篇梁下亦云水橋也。橋下云梁也。又引

禮奉碑如橋街

楊下云：左傳：楊柵而篆文先柵。後楊其說解又相似。吾疑爲誤倒。然玉篇亦先出柵字，引說文五滑切，斷也。一曰：給也。不知亦引自說文否。今無此命。柵下引左傳：檣柵，再出檣字。云：斷木也。上下文次序亦與說文大同。當再考之。段氏疑櫓爲淺人增，案鸛鷁賦：順櫓檻以俯仰。李注引說文：櫓，房室。

之疏也不引此檻也之說亦可疑也或後人因檻下云櫨也與襲字形異所用又不同因增此文也

霖字說解既以爽為模字集韻又以大卅為兩字廣韻廿六緝卅先立切說文云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五篇則不引說文

卅且數名之說不似說文論以廿下云二十并也卅下云三十并也是未定之論也非大部有爽十部有卅而今說

也竊疑霖字當隸大部以許說豐也知之字形則從大霖聲霖卽某

之古文霖也四變為卅者觀之古文簫其四亦作卅也霖之正文某

今入四五十厚毛詩氓篇謀媒與蜚絲淇丘期為韻其聲與無相近

也周鳧尊銘𣎵字正如我說又有𣎵兩體皆有無之無也而

字不從止

才字小徐以上一為歧枝下一為地非也段氏以上一為地是也以

將生枝葉指下畫又非也作此篆者皆上一長下一短地不能短於

歧枝且已生歧枝何云將也故知小徐非枝葉不能在地下故知段

氏非文登畢恬谿亨曰當作卞圓點以象根之上大而下細其說近

理而說解不見此意或者從一從一無以別於十字故加一以爲別

邪至於將生枝葉則指一而言兼承初字之意艸木必生枝葉而一

則無之者惟其初也故曰將六書正譌以爲材之正字而曰象其枝

根斬伐之餘也從木省謂斷木字之四曲也頗爲野言鍾鼎文字釋爲在當部才字省在之土而存才聲

也其短一附于
長一不相離。

之部圭下云從之在土上是望文爲義也小徐本有古文圭字則圭
 乃是從古文省耳而從王之字說文多誤毀有古文毀則亦是從王
 省今隸土部是從土爲義矣何不隸毀於土部而以毀爲篆文乎乃
 至聖有古文聖而變王爲工較之從土猶得其半者王從人從土尤爲背理
 是李斯改古文時業已嚮壁虛造何怪許說之紕繆乎封之古文作
 圭李斯直忘之邪○釋山碑經字從聖其川字上下牽連斯作土不
 便亦近於上下兩借矣後人離之作聖乃從工而後罪歸作俑也
 出部𡵓下云𡵓不安也易曰劓𡵓困于赤帝易困卦上六釋文云
 𡵓說文作劓𡵓劓者劓之正文本是借字大徐作𡵓或沿上文之
 𡵓例推而改之其刪困于赤帝句則大誤繫傳引上六爻詞與陸
 氏引說文於上六同誤其九五釋文曰荀陸王肅本劓則作𡵓𡵓作
 本邵楊下引春秋傳揭𡵓今本作𡵓是也說云不安貌鄭云劓則當爲倪乾鑿度云至
 則後出之專字釋文又出𡵓字即𡵓也
 于九五劓則不安易緯出於前漢之末其作劓則雖同今本而其訓
 爲不安則與荀鄭王同知許君所述者古義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
 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𡵓不知爲借字而据字之本義說之而易義
 遂乖余作句讀已明劓則爲𡵓之借字矣今再以本卦決之見九

五不得有剋則之象焉。王弼注曰：用其壯猛，行其威刑，是謂九五剋則他人也。夫九五陽剛中正，豈有暴戾之理？王說非也。程傳曰：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剋則之象也。本義申之曰：下旣傷，則赤紱無所用，而反爲困矣。是朱子以困于赤紱承則字而言。然象傳曰：剛揜也。本義曰：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是以兩義說之。然按爻詞，祇如後義，卽如六三曰：困于石，據于蒺藜，而象傳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則祇重困同體之陽也。是知初六六三無困九五之理，且九四與初六正應矣。乃象傳曰：志在下也，有與也。是不困四也。旣不困四，能越所應而困五乎？蓋九五受困于上，受助于二，惟受困于上也。故五之繫趾，卽上之艱殆。古今字也。惟受助于二也，故五之困于赤紱，利用祭祀與二之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同其占也。夫受困于上，則祇可言剋，不可言剛。顧九五之尊，誰敢剋則之？九五之剛健中正，又誰得而剋則之？設曰剋則，則殘形之人，其困于赤紱不足復言。又何以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乎？且象傳曰：志未得也。剋則豈止于志未得乎？同人上六象傳：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謙上六象傳：鳴謙，志未得也。震上六象傳：震索索，志未得也。凡言未得者，不至于此，則其詞意祇如謙四象：心未快也。而已若剋則，則是凶咎矣。六于艱殆，卽困于繫趾也。困君子者，必自困，故同其詞也。猶三困二，則象傳曰：乘剛也。爻詞雖曰：困于石，兼四言之。而傳不曰：困于石，承

剛也是知剛揜也者祇是揜乎其上的所重者上困五三困二而已而就二五論之則祇是自困蓋五賢君也二賢臣也不幸天步艱難則二鞠躬盡悴五憂勤惕厲故曰困于酒食困于赤紱不見爲人所困之意惟二陷險中故曰征凶无咎是所謂致命遂志也五爲說體故曰徐有說是所謂不失其所亨也○段氏謂融當从臬出聲因不立臬部而誤於音理是於字義則非其說曰不安也從出乃與不安合若臬者射準的也植立不動之物引伸爲陳時臬事法令亦不可變動之事也皆無不安意○睽卦釋文剿王肅作鮑魚乙反案此借鮑爲剿也可爲旁證○廣雅釋詁危也一條內有陞則二字而不相連則是則之一字卽訓爲危也一字獨立不比剿則二字連言其爲假借猶易見竊疑此則字是剿之變體說文舠船行不安从舟則省聲剿變爲則猶舠變爲朕也

索字在尢部便不可解尢之說曰米米然是虛字也惟糝米二字宜屬之字字兩義已勉強相附矣索乃物名何以在此將謂索不以絲爲之則繩纆下皆曰索也纆纆下皆曰大索也皆隸糸部也吾鄉呼艸繩爲纆不知古人以何物爲之要不必爲此拘墟也所引杜林說米亦米字尤可疑與繩索何涉乎或者本是部首米下說誤迄於

此若謂九是匹刃切之米。尚於艸木意有關。而何以連朱言之。抑或
木爲市字之譌。則玉篇米盛字。朱市字皆作市。其形不別。將無杜林
亦以兩字爲一邪。○段氏迨字於索上。有理。愚意市字亦當在部末。
其義與部首反對故也。而與玉篇次序亦不合。然玉篇自立索部。
而本部仍收索字。則古書之爲人竄易。何可致詰也。

毛下云艸葉也。段氏因垂穗之說。疑葉當作華。愚意當作艸木華葉
也。衆下云艸木華葉。衆而古文揚卽從毛。然則毛其名也。衆其狀也。
不當有兩義矣。○毛字之下曲者。象根與屯同法。而不取屯意。未詳。
或是偶然曲之。以爲姿如中作中。及鐘鼎文也。字其曲尾皆無深
意也。

稊字下。茂堂補稊穉二字。是也。其解多小意。而止則未是。稊穉吾鄉
倒言之。曰穉稊。又呼穉如苟。而確知其卽此二字者。句音鈞。枸音苟。
故知穉得讀苟也。多小意者。艸木受病。其葉拳曲不伸。狀如芡葉。無
一平處而止者。自此遂止。不復能暢茂也。蓋二字雙聲。可以顛倒用。
亦可分用。合用。段氏所舉典皆當在一曰木也。下段氏謂木名。但謂
單字據廣韻兩字下。皆云曲枝果也。而言其實不必拘也。玉篇穉今
作枳。穉今作棋。案本草作枳。棋子而曲禮內則之棋。則一字爲名也。

纂下云泰也。此以靜字作動字用也。鮑下云泰垓已復泰之。兩泰字並同。今人呼其汁爲泰。以泰泰物。仍呼爲泰。據許君說。知古亦不別也。玉篇曰。纂泰赤黑色。非也。泰之新者蒼白色。凝者正黑色。無赤黑色之泰。至如塗之於器。則視其所刷之色爲色。非泰之本色也。東下云。分別簡之也。簡字發明假借。簡在帝心。簡厥修皆是也。段氏偏信韻會。非。

口部有數字似失其次。而玉篇亦同。竊謂圖因困當在部末取義遠也。

囙下云。回也。似卽昏姻孔云之云。毛傳云。旋也。回旋一義。旋下云。回泉也可證。

囙之或體。圖下云。又音由。嚴氏曰。字林音也。見北戶錄。筠意直是字林增此字耳。吾見由鹿賦矣。吾聞吾鄉人呼鳥媒爲由矣。未聞言囙者。夫今無此詩。卽知囙爲古語字。從化故音訛。後人語曰。由故字作圖。字林以與囙同義。遂附之囙下。而冒訛音。不悟從繇聲者。不得音訛也。段氏引廣雅。囙圖也是也。二字同義而異音。字隨語變也。鄭注庶氏曰。字從聲。

貝下云。在水名蝓。段氏引虫部。蝓毛蠹也。案毛蠹自是蛸字。爾雅云。

羸小者蝓釋文蝓本又作画知許君所據本作画後人以既改之爾雅改說文也

資貨也齋持遺也天官外府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此與持說持字含通字不合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康成謂齋資同耳

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筠案許君兩字各義不與鄭君同亦不用禮家說也

贅字下嚴氏謂當復取之下脫一曰肫也後漢皇后紀上注引贅肫也肉部肫贅也轉相訓小徐韻會作一曰最最卽肫之誤二說皆非郭后紀注所引卽肉部肫字說顛倒引之者紀言贅若引肫贅也則語意不明此引用之活法而說文本字祇說本義其借義第見它字下此簡而能該之法也一曰最者小徐本曰部最下云犯取又曰會韻會贅下云又會也引漢武帝紀毋贅聚卽此一曰最之訓釋也知許君用最義而不用肫義者字在貝部貝可以會聚而肫與貝無干也

邑部邦之古文𡩺許君未說凡古文之無說解者大都不可解者也惟此字則似本有說解而今悅之土部封從之從土從寸其古文作坐杜竊疑杜爲古文從土丰聲坐則迻古文之丰於土上而少一畫

者上下兩借也。封則又加寸耳。許說曰：從之，小徐申之曰：各之其土，亦容有不必然者矣。然則當字蓋亦從丰省聲，丰聲與邦同，但易邑為田耳。即依各之其土之說，則此亦各之其田，亦於邦義有合也。因念古人省筆，後人不知，遂致誤認之。部坐有古文坐，乃省一為土也。封之古文坐，則省一為出也。然必中直貫下，相借用之，以別於之部之坐。而今則無別矣。奈何！大徐本竝坐而佚之乎？有重一二字知為傳寫失之

岐從山支

大徐本有聲字非也

即西京賦注所引山有兩岐之謂也

玉篇廣韻皆收岐云岐路然爾雅釋宮二連謂之岐勢是真岐

路矣仍從山不從止也釋文則作岐

且止者足也。是當為跂之重文矣。俗人好為分別而不顧其安如此。

豳字段氏所疑是也。玉篇亦云在右扶風枸邑。是書以說文為本者也。且以事實度之。太王去邠遷岐以避狄也。豈有不出美陽縣境之理。

𠂔今作叩。說文無叩字。僅見狗字下。百石卒史碑叩頭字屢見。蓋借用叩則後人作耳。爾雅釋言𠂔也。郭注鳴𠂔短氣則是從邑口聲之字。變為從口邑聲也。漢書成帝紀可為於邑於鳥一字。蓋爾雅本作邑也。注亦本作鳥邑。後人妄加口旁也。大徐云爾雅所載艸木蟲魚之名肆意增益。蓋不但爾矣。小叩大叩蓋常用故叩其兩端蓋當用記

邾下云江夏縣非也春秋有邾有小邾豈可以漢縣擅其名乎顧鄒下云古邾國許君非忘之也豈可以邾改爲鄒而嫁名於漢縣乎且鄒亦與邾通邾亦作鄒顏讎由一名顏涿鄒一名顏涿聚聚乃鄒之省文也此鄒邾通之證何不併鄒於邾而鄒別爲說解乎不得說文古本讀之令人浩歎也○鄒下云南夷國亦非也詩之鄒在左傳之庸之前豈詩本作庸左本作鄒邪

日部瞠下云陰而風也引詩終風且瞠土部墮下云天陰塵也引詩墮墮其陰案毛詩終風且瞠傳云陰而風曰瞠疏曰釋天文孫叔然曰雲風瞠日光段氏引釋名曰雲氣時弱日光據此則風乃氣之譌瞠瞠其陰傳云如常陰瞠瞠然玉篇注同說文而竝不引詩廣韻注亦同而瞠下引詩墮下不引詩推究毛傳之意兩章初不作兩說則其字必無異許君宗毛者也不應於三章從毛而四章獨與毛異蓋毛詩本竝作墮迨傳寫譌瞠之後讀說文者於日部檢之不得誤謂漏落而增之卽用爾雅毛傳爲之說解說說非不用毛傳而去風字加塵字者解字與說經小異墮字從土說解不可漏土義也天陰塵者天陰而雨塵也言塵而風意寓焉而非謂本地之塵起玉篇引作天陰塵起似未是廣韻引亦無起字段氏据開元占經太平御覽所引改瞠下說曰天陰沈也不知卽是墮